

經

武

淵

源

經武淵源卷之二

內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尚書纂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三。三句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斑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句有苗格。

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代行尉事。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高后時。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

邊取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周竇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喻嶺。歲餘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詔丞相陳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乃召賈為大中大夫。賜佗璽書。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以王侯

吏不釋之故。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以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列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

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
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
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
仁者不為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
之。毋為寇災矣。陸賈至。南粵王惶恐頓首。自
言老夫故越吏也。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
職。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命諸將
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吐蕃聞僕固懷
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回紇在城西。

子儀使牙將李光瓚往說之。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詒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柰何以身為虜餌乎。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從。則四海之福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

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太師藥葛羅執方
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
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
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
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
棄前功。結怨讐。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
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藥葛羅曰。懷
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
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天可汗在上都。令公

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
令公戰乎。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請為公盡
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
飲。竟定約而還。

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警告
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
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武侯問於吳起曰。兵何以為勝。對曰。以治為勝。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

有衆。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替奏鼓。畜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說苑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
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
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
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柰
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
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周
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
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
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尉繚子曰。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王曰。格爾衆庶。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

台。夏王率邊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
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
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
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太公曰。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
厚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
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
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俟予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邪乃其昌。淮南子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蓄池魚者。必去獮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

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發號。施令曰。某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未也。以廢不義。而服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

來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

事。公尚助予憂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德下
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
無灾。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灾。乃可以
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
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
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至也。從其門。門可入也。
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
鬪。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與人同病相救。
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

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

微哉微哉。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三略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熯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惓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說苑曰。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逆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旃。散宜生

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畜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卜而龜燬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燬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擒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樹德務茲。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尉繚子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關也。萬人之關。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奔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雋。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尉繚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金鼓所指。百人盡聞。陷行亂陳。千人盡闕。覆軍殺將。萬人齊刃。古者士有什伍。車有行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

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
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
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
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
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
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
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行列。奇兵捐將
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民非樂死而惡
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

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空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水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

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

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軾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宜亟進兵攻之。宛敗則昆陽自服。邑曰。吾

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鈺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輒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

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
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
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
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
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
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恠也。且復居前。
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
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
一當百。秀乃與敵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

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漢兵。與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淮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

其餘士卒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敢勇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狙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寘。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

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
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
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
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
大刑。

呂蒙入據荊州。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
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
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

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班固曰。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從來者上矣。

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

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主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開元八年。上敕曰。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遣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蕃役。差科。唯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車徒。習

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徐疾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於師貞。以弘武備。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唐太宗曰。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邦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句踐執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

以喪邦。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

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為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

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州。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西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

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
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
者懼然。無以應。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
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佻佻勇夫。射御
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晉寧康三年夏。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

符堅親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讐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七年。堅會群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畧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尚書左

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群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矣。兼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今以吾衆投鞭。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

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群臣出。堅獨留陽平。公符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滿畿

旬。此屬皆我之深讎。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
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
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
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歿之
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日衆。堅曰。以吾
擊晉。校其疆弱。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
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冠軍京兆尹慕
容垂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執自然。非
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

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昔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群臣使道安乘間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

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
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畧遐
方。且東南卑濕。沴氣易侵。虞舜遊而不歸。大
禹往而不復。何足上勞大駕。堅曰。天生民而
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
不被澤。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駐蹕洛陽。遣
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必稽首
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八年春。下詔
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良家子年二十已

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羗虜。我之仇讐。常思風塵之變。以逞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誦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遣陽平公融督張蚝

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充州
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兵至
淝水。晉謝玄以數千人度水逆戰大破之。堅
單馬走。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
兵威沮喪不復振。以至於亡。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鹽鐵論曰。昔齊桓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
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
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

力也。故任德則疆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經武淵源卷之二終

經武淵源卷之三

編內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毛詩纂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
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
桀。

永平十五年。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

奴。上令竇固等共議之。耿秉曰。昔匈奴并左
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
及居延朔方。羗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
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
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
有釁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
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
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
奴可擊也。上善其言。

捷彼般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袞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晉義熙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減燾以為必克。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留船艦輜重下邳。步進至瑯琊。所過築城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

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來。利在速戰。宜據大峴。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分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輜儲。餘悉

焚芟芟除禾苗。使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購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群。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

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超不從。乃楫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於色。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去。裕以車四千乘為

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
盱。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
出戰。臨朐守必寡。願以奇兵間取其城。此韓
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參軍檀韶建威將
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彌擐甲先登。遂克
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
擊燕衆。大敗之。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
還廣固。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保
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

夷大悅。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文子曰。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鬪。乘時執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

人。毋壞屋。毋填井。無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
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
清明。

六韜曰。鴛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搏。彌耳
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
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

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驥。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顛。

薄伐玁狁。以秦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未久。飲御諸友。包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司馬法曰。戎車。

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敝。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武。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柰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竒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柰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

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坂者。車之逆地也。藪草橫。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柰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

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
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
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速行而暮舍。三軍恐
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
八勝。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
武王曰善哉。光武既定河內。而更始大司
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
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
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

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
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
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
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路車有奭。簞茀魚服。鉤膺絳革。薄言采芑。于彼
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
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瑒葱珩。駘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斯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
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
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乾元二年以李

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
東師委之。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

衆治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彩。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神

雀元年。先零諸降羌。劫畧小種背畔。攻城邑。殺長吏。義渠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克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

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卞踰於老
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
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
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
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
曰。諾。充國渡河。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
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
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
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

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聞而死。可得耶。充國後盡降諸羌。振旅而還。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永光三年。秋。隴西羌多姐。

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玄成等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軔，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

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
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歛時，未可多發，萬人
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
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
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
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
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
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
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

利害相萬也。有詔益二千人。後益發六萬餘人助之。十月兵畢至隴西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明年奉世還京師。賜爵關內侯。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驛騷。震驚徐方。如

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
臣。闕如虡。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
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
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
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景德元年。契丹主寇澶州。急書一夕五至。中
外震駭。集賢殿大學士寇準曰。陛下神武將
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

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美矣。帝乃決計幸澶州。及至城南。契丹兵方盛。衆請駐驛以覘軍勢。準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獨殿前指揮使高瓊奏曰。寇準言是。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

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戰。時威虎軍張裴瓌守牀子弩。弩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益堅。帝許之。遣曹利用如軍議。歲幣。準召利用至。幄曰。汝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遂罷兵。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鼂錯論守邊備塞

急務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

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屯。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故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漠美

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臣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羣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

增至鄉。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屯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上從其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旄矣。彼旟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素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
喈喈。黍稷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
玁狁于夷。

詩序曰。出車。勞還率也。班超久在絕域。年

老思土。超妹昭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凡西域
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
通侯。位二千石。天幸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
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
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

晚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得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

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
萬里歸誠。自陳苦志。延頸踰望。三年于今。未
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
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
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
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
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
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
之惠。妾愚慙不知大議。觸犯忌諱。書奏。帝徵

超還

有杖之杜。有睨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杖之杜。其葉萋萋。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
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
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征夫邇止。

詩序曰。杖杜。勞還後也。鹽鐵論曰。古者無

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
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
嘆。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
此杖杜采薇之所為作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
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
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
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叮嚀鹿場。熠燿宵行。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怛怛不歸。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鶴鳴于埵。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
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怛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
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縵。
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詩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
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

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詩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麇麇。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大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肅肅兔且。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于城。肅肅兔且。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且。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任安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俱居門下。同心。

相愛。此兩人家貧。無錢以事將軍。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原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食。此兩人拔刀斷席別坐。主家皆恠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玉貝劔。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

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何。於是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兩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

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任安為益州刺史。田仁為丞相長史。

彤弓。詔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詔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詔兮。受言橐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疇之。

詩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
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
選徒囂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
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飲。弓矢既調。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失
其馳。舍夫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
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劉子曰。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倭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魏豨戩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鷂驚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况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貫習。

至於馳獵則能擒獲。若弗先習。將覆亡。是懼
奚據。望獲乎。今以練卒與不練卒爭鋒。若胡
越爭游。不競明矣。是故先王因於閑隙。大閱
簡衆。繕修戎器。為國豫備也。

小戎。伐收。五檠。梁輈。游環脅驅。陰鞿。釜續。文茵。
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
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
是騶。龍盾之合。釜以輻輳。言念君子。溫其在邑。
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伐駟孔群。公矛釜錞。蒙

魏書 卷之三
三
伐有苑。虎報鏤鷹。交鞬二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詩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晉咸寧五年春。樹襍能攻陷涼州。帝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

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十一月。西渡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陘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十二月。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友澤。諸合

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醯醢。而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

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
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駟。有駢有騏。以車任
任。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
坳者。有騅有駟。有駢有騏。以車繹繹。思無斃。思
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
駟。有騅有駟。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
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
溫廄。夏則涼廡。剋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

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